

行走者

江南印象

刘辉

应朋友之邀,去千里之外长江之畔的农家做客。江南,我向往已久,究其原因,缘于年少时的一段务工经历吧。

屈指算来,虽已阔别二十余年,但那个随处可见小桥流水的江南古镇,如同情窦初开的少女,脉脉含情地伫立在杨柳湖畔的月色里,魂牵梦绕般荡漾在梦乡。一经勾起,思念得紧,胸口便会升腾起一股柔软的温存,今被撩拨,顿如离乡多年的游子故土重回,自然乐得前往。

江南人和胶东半岛民众的性格举止如同中西方人一样迥异,如果把胶东半岛人的豪放喻为一根刚直的铁钉,那么江南人的细腻就是一枚精巧的绣花针,即便是生火做饭,亦可窥得这种差异。胶东人炒菜做饭,大多是急火而成,噱里咔嚓一挥而就,绝不拖泥带水。而江南人做饭,如广东人煲汤般细致,是件极具耐心的活儿,刺绣般繁琐与细碎,一道扣肉炖数小时纯属正常,慢工出细活,经过悉心的料理,其滋味自然错不了。

清晰地记得二十年前唯一一次做客江南农家的经历,那位江南朋友不似南方人精干,倒有北方人的风骨,浓眉大眼,皮肤黝黑,很憨厚的样子。他和我曾在一个窑厂共事,是位拖拉机手,车技实在不敢恭维,把拖拉机开沟里是常有的事,但人却很温和。其他江南人统称来自北方的人为“江北佬”,但他却把我当作朋友,抽烟时总不忘递给我一支,虽然那时我还不曾学会吸烟,也从未接过他递过来的烟卷。

那天,是一个细雨迷蒙的春日头晌,下雨天窑厂出不了活的,我便坐上这位江南朋友的手扶拖拉机,一路颠簸着奔他家而去。朋友的母亲七十高龄的样子,满头梳得针纺般齐整的银发被盘成一个圆圆的髻,端端正正地束在脑后。

弹指二十余载,往事早已模糊如烟,但阿婆做的菜品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典型的江南人风格,冬瓜烧毛豆、芦蒿炒豆干、嫩笋炖小公鸡、清炒豌豆头。我对其它菜肴已没有太深的印象,唯独对当年那道盛在青花瓷细碗里的梅菜扣肉印象极深。饭至一半,阿婆起身进厨房,少顷,端来一只玲珑的青花瓷细碗,放在桌子的正中央,轻启盖头,随着一道骤然升腾的袅袅白雾,顿时满屋生香。阿婆说不来普通话,抬手示意我食之,我垂涎至极顾不得推辞,迅疾箸夹起一片扣肉。那页晃动着的肉片恍若试飞的雏鸟,扑腾着落在我的舌尖,顿时,满嘴流油,细细品之,却无半点腻意。每每忆起,便生垂涎之意,咂嘴舔舌状若朵颐。

二

江南春来早。二月的胶东半岛仍然是春寒料峭、山寒水瘦,尚未完全消融的冰雪,云朵样飘荡在田地和山野,车外呼啸着的西风更平添几份肃杀和凄冷。然而过了连云港,枝头便已露出些许春意,冰封一冬的湖面在春日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熠熠耀眼。

朋友的家乡位于长江北畔三十余里处,车刚及村口,便见一头戴深灰色毡帽的长者站在一处院落的围墙口,极目向我们这边眺望。朋友告诉我,那位就是他的父亲,每次回老家,母亲张罗着做饭,父亲就一直默默地站在那个门口等儿子平安归来,有时一站就是三两个小时……说话间,朋友的声音已有些沙哑,而我的眼睛亦有种湿湿的感觉,似被细雨迷蒙了一股模糊。我也想起了自己的老父亲,正如这位站在微寒春风里的父亲一般,他们翘首以盼的神情是那么相似。

见朋友打开转向灯,那位老人仿佛突然醒悟似地,慌忙回转身,手忙脚乱地将院墙的两扇铁门推开,然后手遮光线弯腰俯身地透过正拐进院落的车窗,竭力向车里凝视。朋友在院落里停妥车,走向那位老人,亲昵地叫了声:“爹啊,我回来了。”老人应了句:“哎,回来了,总算又回来了。”朋友拉着我的手介绍道,这是我朋友刘辉,盐城人。我急忙迎上前,双手捧着老人的大手,大伯,过年好!老人应了声,挽着我的手道,一路辛苦了,快进屋喝茶。

朋友打开后备厢,一件件往下卸烟酒食杂。已挽着我的手走到屋廊檐下的大伯急忙丢下我的手回身阻拦道,家里管啥都不缺,年货多得都吃不了,你们回来就好。见朋友一件件地往屋子里拎大包小盒的物什,老人急得站在一边直搓手。我默默地站在这对父子中间,感受人间最美的温暖。

进屋坐定,透过面前那杯缭绕着的茶香,我仔细端详眼前这位恍若父亲般的老人。伯父不算高大,身板却很健朗,古铜色的脸庞凸显出久经风霜后男人的沧桑,说起话来沙哑而富有磁性,戴在头上的那顶深灰色的毡帽虽有些陈旧,却漂洗得无一丁点灰尘,干净得仿佛能闻见肥皂的香气。在毡帽的两沿,露出斑白的两鬓,威严而亲切,一看就是极有主见和担当的性格,恍若叶圣陶笔下《采米》里那位旧毡帽朋友。

江南的雨水果然惆怅,白天还是风和日丽,傍晚便下起了小雨,似江南女子般温婉,不疾不徐,整整下了一夜。天刚蒙蒙亮,躺在朋友家温暖的被子里,稠密的细雨落在院落里那几株碧绿青翠的芭蕉叶上,窸窸窣窣,恍如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侣相偎在一起,诉说着绵

绵的情话,需细耳聆听才可辨得。我索兴披衣下床推门而出,旋即,一丝清凉令我打了个冷颤,我慌忙将睡衣裹紧,站在廊檐外向着晦暗的天空眺望,任晨风裹挟着如针毡般细密的雨雾落在发梢和脸颊,酥酥绵绵地撩人心痒。

三

做客江南果然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清香袅袅的高堂之上,高悬着先人的供像,一张八仙桌围着四张长木板凳,相互对座,古色古香亦古亦今。未开席前,但见伯父小心翼翼地堂屋正北案台前的香盒里抽出三炷香,在烛火上点燃,恭恭敬敬地举过头顶,虔诚地插进香炉,如图腾般屈膝俯地三叩首后,方回身示意开席。此时,凛然正座的众宾客们才相互招呼用菜啜酒。

听着半生不熟的乡音俚语,欣赏着面前的青瓷细碗,闻着碗里热乎乎的米酒不断升起的酒糟香气,偶尔侧目扫一眼庭院里那围碧绿青翠的菜畦,煞是逍遥自在,人生最美的光景非此莫属。

南通算不得江南,但居于长江之畔,既糅合了江南水乡人的温婉,亦兼具苏北粮仓人的爽直。酒过三巡,伯父打开话匣,向我说起这个村的历史:以前我们这是个渔村,靠着长江打渔为生。那时江里的鱼多得很哩,一网下去,拖也拖不动。打渔的也多,几乎家家都出船打渔,这鱼多了自然也就贱得很,十斤鱼换不得一斤粮。我和同龄人差不多都是靠吃鱼长大的,听说现在的长江刀鱼金贵得很,好几千元一斤,即便如此,市面上还不一定能买着,可在那时这玩儿没人吃,太细,小刺儿又多,小孩子吃不得,怕被刺着,都喂鸭儿了。这人啊,享不得福,一享福呢,可就忘了本儿喽。伯父说完举起碗呷了一大口米酒,咂摸着嘴继续道,你比方这酒吧,都我自酿的,以前咱村里的爷们婆姨都会酿,婚丧嫁娶什么的,男女老少都爱喝它,没别的,就是好喝。可现在啊,上不了台面喽,大家也懒得酿了,都使粮食去换,十斤大米兑七斤酒,可我喝着怎么也不如自己酿的对味。再说了,换来的酒没糟,那玩艺好着呢,包子炖豆腐可是地道得很,一会你尝尝,咱干了这碗。

说完,伯父端起青瓷碗伸到我面前,碰杯后一饮而尽,转身吩咐正在给客人上菜的儿媳:“快去给客人再烫一壶。”恍惚间,我瞅见伯父古铜色的脸庞成了绛紫色,我亦略显醉意了。

屋外,迷蒙一天的细雨仍窸窸窣窣地下着,院门前的河道里,悠然漂来一叶乌篷船,一位身披蓑衣的老人划着双桨,宽广浑厚的吆卖声从稠密的雨雾里传来:卖鱼喽,刚打上来的新鲜江鱼,卖鱼喽,新鲜的长江杂鱼啊……

诗歌港

春在路上(外一首)

李德庆

雨水还未降临
一阵紧一阵的风,让行人
包裹严实
也让路旁的玉兰鼓起花苞
不急
是一种美德
朋友在电话的另一边
温和地说
是啊,不急
二月就要过去了
我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待
那个花枝招展、笑语盈盈的日子

春日喜鹊

路旁杨树上的那只喜鹊
一连几日都兴奋不已
不停跃动着
轻盈地在枝头跳来跳去
偶尔
也会矜持地收住小脚
优雅地昂起头
洒下一串清脆的银铃
天空知道,大地知道
她那颗报春的心
再也藏不住了

大海的思考

郁蔚

大海翻滚着波涛
从未停息
动得激情
静得深沉

它在激荡中思考
波涛拍打着岸
它在静谧中思考
斑驳的光影驱散孤单

夜语

林绍海

过了元宵节
喜庆的年谢幕了
元宵夜
为了不忽略这个传统的节日
象征性地吃了几只汤圆
天上月圆似银盘
一盏许愿灯
忽闪忽闪,随风飘远

我站在原地,凝神静思,
不知这承载愿望的心灯
最后会流浪到何方?
我双掌合十
虔诚地对着天空祈祷:
愿善良之人
许下的愿望,都能实现